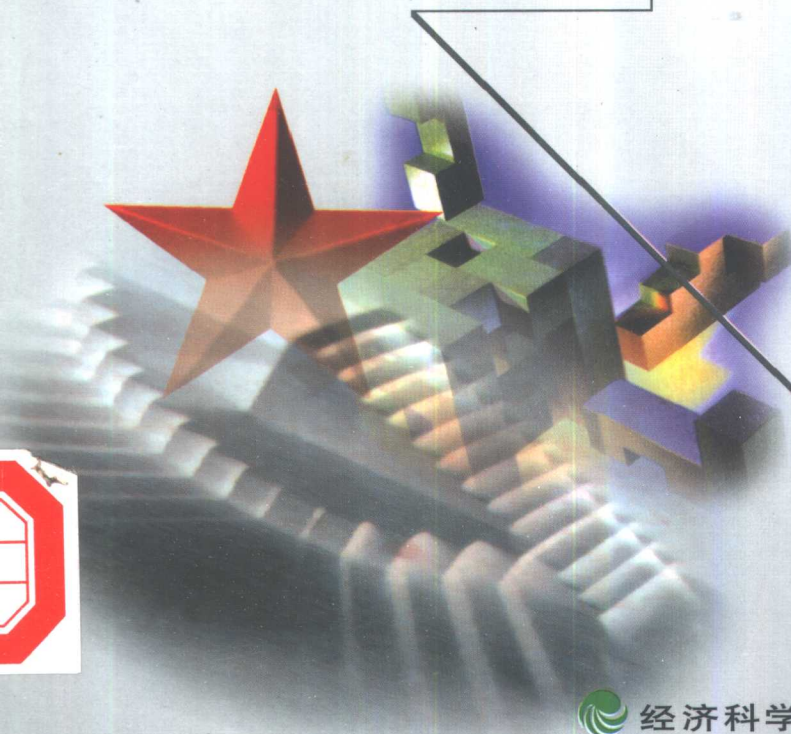


《资本与资本运营研究》丛书

“社会主义资本”回顾与研究

SHEHUIZHUYIZIBEN HUIGU YU YANJIU

冯子标 周扬明 靳共元 平见同 梅建军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资本与资本运营研究》丛书

“社会主义资本” 回顾与研究

冯子标 周扬明 梅建军 著
靳共元 平见同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年·北京

责任编辑：卢元孝
责任校对：晶 妍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刘 军

“社会主义资本”回顾与研究

冯子标、周扬明、靳共元、平见同、梅建军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 66 号 邮编：100086

总编室电话：62541886 发行部电话：62568485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public2. east. net. cn](mailto:esp@public2.east.net.cn)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三河永明装订厂装订

850×1168 32 开 16.25 印张 400000 字

2000 年 5 月第一版 200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58-2168-7/F·1560 定价：27.6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资本”回顾与研究/冯子标等著. -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5

(资本与资本运营研究丛书)

ISBN 7-5058-2168-7

I. 社… II. 冯… III. 资本经营-研究-中国-文集

IV. F27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0578 号

《资本与资本运营研究》丛书

序 言

90年代以来，世界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在迅猛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而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不佳是主要原因之一。如何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以促进国有经济新的腾飞，这是摆在包括经济理论界在内的各界人士面前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理论的不断探索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使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搞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走资本运营之路。资本运营是市场经济中一种普遍而有效的做法，因而也是搞好我国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

然而，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企业快速成长的魔方”的资本运营，在中国社会背景下，今天对其获得的认识在理论的探索中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从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到十五大确立资本运营概念，经历了观念的变革、体制的突破和认识的升华……对“资本”概念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确立和探索，可以说山西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冯子标教授、新共元教授走在了前面。早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前的1994年初，他们便开始了对资本范畴的探索，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论社会主义“资本”》，此后又相继在《经济研究》、《学术月刊》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十五大前后，他们又进一步深入到对社会主义资本运营的研究，亦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有特色和

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同时，还带动了一个以资本为研究核心的学术群体的形成和成长，目前，这一学术群体正在从不同方面对资本及资本运营所涉及的人力资本、资本与经济增长、资本国际化等难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当然，从社会主义体制中资本概念的确立，到资本运营的发展，充满了艰巨性和复杂性，它触及了非常复杂的财产权属关系，涉及到了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政府职能的转变、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制度的变革等等。就实质而言，还要触及国有经济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国有经济不能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国有资本和其他经济成分的资本联合会不会造成私有化等等，可以说充满了深刻性和敏感性。又由于这些难题的解决不是由中央拿出一个明确的方案让大家照着去做，而是需要理论上和实践中的艰难探索和不断呐喊。

我们欣喜的是，已经成长起来的山西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术梯队，正在对资本范畴和资本运营所涉及的复杂难题进行多方面、多视角的研究，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了反映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对资本范畴和资本运营的深入探索，我们决定编写《资本与资本运营研究》系列丛书。

虽然我们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研究成果也显得粗浅，观点、结论也不一定正确，但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引起同行专家们的关注、关心、批评和争论，以便推动资本与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深化，用资本运营这一“魔方”来解决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难题，从而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有经济带入21世纪，那将是一个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

《资本与资本运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9年12月

把“社会主义资本”问题深究下去 (序)

冯子标

历史沉浮，沧桑巨变。在中国，没有什么比“资本”这个范畴更让人感到困惑了。50年代，人们告别了“资本”；六七十年代，人们狠批了“资本”；90年代，人们恢复了“资本”。从这个巨大的变迁中，人们的心情是何等复杂和矛盾啊！我们对它既熟悉又陌生，既盼望又恐惧。怎样去理解它？怎样去对付它？如何能坦然地面对现实做出果断决策而又不使多年来早已铸成的理想和信念坍塌？这是中国大地兴起改革和开放大潮以后摆在经济界和理论界的斯芬克司之谜。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提出和确立，可能是解决这一难解之谜的惟一出路。多年来，我们和无数关心这一论题的人一道对此进行了探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我们关于“社会主义资本”研究的专题论文，其中有一部分刊载于各种不同的刊物上。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个探索大体反映了20年来我国理论界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我们还请山西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周扬明教授、山西省老区经济开发总公司平遥同总经理、山西大学经济系梅建军副教授分别撰写了1949~1978和1978年以来理论界关于资本问题的回顾。同时，还收集了近年来报刊杂志上刊载的有关资本问题所发表的主要的论文。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范畴，为我们未来的、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理论依

据和思想武器。我们一直认为理论思维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特别是对我们这样拥有众多人口的、迫切走向繁荣富强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工业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并且将会继续证明这种探讨是有益的，它对人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明年就要进入21世纪了，然而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仍然很重。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对新体制的不熟悉，更面临着旧的习惯势力和旧的思维习惯的严重挑战。6年前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社会主义资本”》就是在同传统的经济学观点和旧的经济体制的长时间的论争下写成的。今天，当我们真要按照经济规律去决定每个人职业的选择，去决定企业的存在与否，去决定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时，我们是否会一致起来？面临艰苦的进入WTO的谈判，批评的声音一点也不弱于赞同的声音；面对企业的改制，许多人不断回想和留恋计划经济时大家“共同贫穷”的日子。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受教育的水平会最终决定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一个大家都愿意做某一件事的共识，会带来排山倒海的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团结了民族资本家，使之成为我们革命队伍中不可缺少的力量。50年代末我们在“一化三改”上的不适当的举措，使我们的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不应有的损失。直到今天，“资本”缺位、“资本人格化”更加缺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真正彻底地解决。红塔集团“褚时健现象”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各种各样的“邹凤楼现象”引起的深思不容忽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应当进一步把这些问题深入研究清楚。这是经济理论界更加深层的前沿问题，有作为的经济学家、理论家不应对此加以回避。正是从这样的难题开始，我们继

续组织力量，加强研究，争取在“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和它的全方位运作机制上寻求更大的突破。我们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次学术年会上，推出8本有关这一论题的专著，目的是将这一课题引向纵深。我们期待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把“社会主义资本”这一问题深究下去，从而能为我国改革开放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非常感谢刊载有关这一论题论文的诸位杂志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在我们进行研究探索的过程中，他们给以巨大的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在这本关于“社会主义资本”问题讨论的专集出版的时候，我们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们还要感谢收集整理这一论题过程中所参与的其他各位老师和同学以及其他有关的人员。他们主要有：张坚、张海山、陈典模、原玉廷、王建国、陈玉芝、王致胜、张海如、赵满华、姜艳生、崔树民、乔润令、李乃华、刘春泉、王玉珍、焦斌龙、肖黎明、张凌云、武亮、王琴、雷香花、涂其英、董巧平、武高寿、崔春梅、耿建萍、董爱荣、胡仙荣、王生平、王明华、曲秀全、邸敏学、杨捷胜、吴洪、郑长江、赵旭亮、范晋明、张富春、孙建中、贾俊文、罗华志、赵天明、华夏、高宏伟、刘林鹏、郭勇等。他们或者帮助收集资料，或者誊写、打印、校对手稿，更多的是参与讨论。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以及山西省资本论研究会的谭丽红、王纪山、陈小浪、刘福德、景普秋、郭锁虎、刘国良、任家兴、陶江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巨大的辛苦。没有上述同志的支持和努力，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全书最后由我统一审定，其中的一切不周和错误之处，都由我负责。

冯子标和他的新资本论 (记者访谈)

贾力军

用“著作等身”一词来评说冯子标的学术成就似乎有些片面与形式，凡是对他了解的人都有这种感受，与他担任的各种社会职务与所获得的众多学术奖项相比，冯子标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其与生俱来的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作为一名学者的睿智与勇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因素，冯子标在其理论探讨上，对课题的选取与研究总是显得独到而深刻，正如近年来他对“资本”这一概念的透视与研究一样，独创精神与求实风范尽在其中。

**在历史性的过渡中，求真与求实的本色使他很自然地
地将研究的目光盯上现实中的一个最大的理论悖论**

冯子标出生于1938年，196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现在除了担任山西财经大学校长以外，同时还兼任山西省九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经济学会会长、山西生产力学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兼职教授等多项社会职务。应该说，单靠这些老本，冯子标是有资格坐享其成的。但是，作为一名学者，他始终保持着初出茅庐的本色，也正是由于这一本色，使他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中，对“资本”这一范畴进行了大胆而又科学的揭示与研究。

在谈及对“资本”这一概念进行研究的动因时，冯子标告诉

记者，从哲学方法论上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很长时间里存在着一个最大的悖论：即承认“个别概念”，却否认“一般概念”或“本质性概念”，其中最典型的是，人们很早就承认“利润”、“利息”、“租金”，进而又承认了“股份公司”、“证券市场”、“房地产买卖”，但却迟迟不敢或不愿承认比它们更为抽象的、更为本质的概念——“资本”。

对此，冯子标的看法是，经济理论的悖论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经济理论的不成熟性，而不成熟的理论正是不成熟的经济状况的反映。中国经济的不成熟性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充满着新旧矛盾并带来许多观念上的碰撞。传统的管理方式是把产品当做物品来看待的，而伴随改革兴起的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则要把产品当做商品来看待。进一步说是当做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产品来看待。现实生产中的新旧矛盾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性表现在理论上，从而出现了这种长期特有的既承认“派生性概念”却又否定“本质性概念”的理论悖论。

冯子标清楚，对于这种悖论，理论界曾做过不少积极努力的探索，试图予以解决。早在60年代初，著名的经济学家卓炯就曾把经济范畴按一般劳动过程和社会经济形式来区分，以商品范畴为基础提出了具有增殖含义的“社本”概念，并以此为主体构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应该说卓炯的论述显示了老一代追求真理的理论工作者所最具有的良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现实问题的创造才能。但遗憾的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卓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天才的理论设想湮没于千篇一律的理论教条之中。

其实，与卓炯一样，冯子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开始走的便是一条求真求实的探索之路：1978年7月，他应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要求，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农村经济政策座谈会。这次会议他带去了自己的两份调查报告，一是《违反经济规律，遭受

严重恶果——关于山西运城、临汾关闭集市贸易以后的一些情况》，二是《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种劳动形式的调查》。文章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之后，在全国、特别是在山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当时的山西由于各种原因，真理标准的讨论尚未开始，“农业学大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而关闭集市贸易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重大举措；还有其《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种劳动报酬形式的调查》的主要观点，是批评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一定四评”大寨论工法，赞扬和主张临汾县小榆公社西麻大队的“责任田、定额工、超产奖”的定额论工法。现在看来这些似乎都很平常，而在当时却风险极大。文章发表后，赞扬与批驳声一起涌来，冯子标一度面临极大的压力。但所幸的是，他所处的时代毕竟比卓炯所处的时代有了极大的进步，因而，在求真求实的道路上，他的很多理论探索能够走得更远一些，由此，才有了他对“资本”这一范畴的大胆揭示与深刻论述。

从最基本问题的理性分析入手，他演绎出了“社会主义资本”的新范畴，从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带有根本意义的说明

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根据改革实践的发展，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使用了“资本”这一范畴，对此，冯子标深切感到，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前提。它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尽管如此，很多人在对“资本”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的很大的误区，而且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资本得不到承认，不具有合法地位，许多人以“资金”或“资产”取而代之，这无疑是极不科学的。从本质规定、存在形式、运动内容及目的等各方面看它们都不可混淆。而用“自主

劳动”否定资本概念更对发展生产不利。为此，有必要对这种混乱予以彻底清理，应把资本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地位，让其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资本”的认识，冯子标以其严密的逻辑思维给予了下面递进式的论述：

首先，“资本”中体现了一种叫做“生产一般”的东西，它是一种可资利用的财富。如果在对资本做抽象分析时，抛弃了这种“生产一般”，那是违反科学的。如果说，资本中，那些带有阶级对立的性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消灭了，那么资本中带有共性的东西却不会因此而失去活力。这些带有共性的东西，正是需要我们用系统辩证的观点把它们加以合理组织，为社会主义所用的东西。

其次，资本概念中不仅体现着“生产一般”，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内容：即它带来剩余价值。资本和剩余价值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剩余价值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无限制的追求。这就不可能带来生产的大量发展。而没有生产的大量发展，人类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因而，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中，同时可以得出“资本一般”的概念。即资本有一个共有的规定，任何资本都能够在劳动力的等价交换之后，从生产过程中生产出剩余价值来。

认识到上述两点，便会对社会主义资本中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联合资本在总体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社会主义资本中不同种类的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在特有的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中，它们都以带来剩余价值为其本质规定。社会主义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联合资本的发展

意味着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的增多，同时也体现着劳动人民自身的不断发展和提高。

基于以上认识，“社会主义资本”的合法地位便不应该被“资金”、“资产”、“自主劳动”等各种概念所取代，而应该理直气壮地把“社会主义资本”范畴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地位。

应该说，冯子标在对“资本”这一古老的概念进行分析之时，无疑是基于对现实的考虑，他的研究显然是对深化改革中在理论界最不好说清的难点问题的理性回答。这其中的现实意义在他对“确立‘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意义”论述中有如下的概括：

首先，它会使利润得到科学的说明。长期以来，人们解释利润生成的原因时，大都是从企业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直接推导出来的。但这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总是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各种短期行为，为什么企业总是最大限度地考虑眼前利益，而不大注意和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一提起扩大再生产和更新设备总是迟迟不愿予以考虑？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讲，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家、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自己都一致认为：我们只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理所应当全部及早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只有将社会主义企业定性为资本，才能彻底抑制这种不良的企业行为。

其次，确立“社会主义资本”的地位，是国家实现宏观控制的基本要求，宏观调控要求处理好国家、企业、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从宏观上调节并指导市场，市场则引导企业。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节比较好理解，也比较容易做到。但市场引导企业的内容则复杂得多。把市场引导仅仅理解为一般商品流通，那太不够了。市场首先应满足生产本身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

交换的需要。这里最重要的是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产权的转让以至形成的生产重组。一个社会只有使生产重组按照合理的方向发展,才谈得上稳定的有保障的商品供应和社会安定。但这一点从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要求的角度来看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二者的要求都是极其有限的。对于简单产品经济来说,物只要能够满足需要就够了,对于简单商品经济来说,只要能够实现接近商品价值的价格,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只有当做资本的财产,才会以前所未有的活力来完成生产重组这一重大任务。无论是资本本身,还是它的发展形式——股票、债券、期票、汇票等,它都本能地朝着剩余价值——利润最高的方向发展。而这个利润最高的地方,往往正是生产最薄弱的环节,在那里,有机构成较低,需要通过社会资本的重新组合,提高那里的技术,提高那里的生产力,使那里的社会产品的供给状况得到改善。这一切都是资本自己的机制在起作用。国家没有必要直接命令生产什么或不生产什么。事实上,成千上万的企业是国家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当资本自己的一套机制建立起来了,国家才有可能腾出手来,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

冯子标关于“社会主义资本”的论述以其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得到了有关学术专家及众多媒体的认可与好评。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给予了这样的评价:“社会主义资本”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建设中一个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我国经济学界在以往多年中,对此采取了否定和回避的态度,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实践对有关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冯子标教授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论“社会主义资本”》一文,可说是对实践挑战的一种较好的回答。该文以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方法为指导,大胆剖析和系统论述了资本一般和剩余价值的内涵,并结合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演绎出“社会主义资本”的新范畴,在理论上有新意。这对于改革进程中正确理解来源、

激发企业活力、完善间接调控、理顺经济关系等多方面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做了一种带有根本意义的说明……

从对物质资本的理性分析到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研究， 再次表现出这位资本论者对于现实的追求和超越

过去，冯子标教授注重物质资本范畴的探索，而今天的冯子标面对即将来临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著——《人力资本运营论》。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本书的面世。但是，记者还是抢先一步对冯子标本人进行了采访。这位在物质资本范畴里有过卓越之思的学者给记者介绍了他在人力资本范畴中的所写所思。

基于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继1994年提出“社会主义资本”以来，近几年冯子标对中国资本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并在不断的探索中，走向深入。他越来越意识到，资本问题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传统的资本理论将二者对立起来，西方的资本理论强调资本的作用，主张“资本雇佣劳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则强调劳动的作用，主张“劳动雇佣资本”。对此，冯子标认为，资本与劳动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共同推动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应该是相互支持与促进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冯子标试图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更一般的概念，希望将资本与劳动共同纳入其内。而在这种尝试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劳动力如何商品化。对此，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最终，冯子标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西方人力资本的理论相结合，在劳动力的资本化问题研究中，提出了新的人力资本概念，而对人力资本的进一步研究，又促使他形成了人力资本运营论。

冯子标的另一个写作动机来自他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思考。素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引为自豪的中国，非但没有将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反而使人口成为中国发展的沉重包袱。继吃饭问题之后，就业问题成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二大问题。对此，他认为，其根源在于，我们在过度地依赖物质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了人类自身素质——人力资本的发展。从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只有建立在人类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和新兴工业国的发展同样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如果说，在经济增长初期，还可以依赖物质资本提供动力的话，那么，在经济起飞阶段，人力资本则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力量。如果说，在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是生产发展的主角的话，那么，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如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如何变人口压力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他的资本运营论正是对这一世纪难题的解答。

冯子标在他的《人力资本运营论》一书中，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对人力资本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1. 建立了人力资本论框架。分别讨论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流通与配置，从而将人力资本研究的各个方面都纳入了此框架中，为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乃至整个资本奠定了基础。

2. 通过对传统资本理论的批判，概括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分析了人力资本的价值。冯子标认为，人力资本是知识、技术、信息与劳动的分离，独立化为商品，且它们的交易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时，由劳动力转化而来。人力资本价值以高级劳动力价值为主体，包括生产人力资本所耗费的物质资本价值和机会成本。

3. 较深入地探讨了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即人力资本